

十三經註

仁12  
479  
84





12  
號  
卷

波  
21  
84

東坡學

孟子卷之七

漢趙岐註

宋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凡四十五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  
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

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  
其所而眾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

孟子卷七 盡心 一

支那錢所  
有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

為篇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朱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

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朱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

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

所以立命之本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

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

**朱註**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

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口程

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

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



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  
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  
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  
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  
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  
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  
身以俟死仁之主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

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  
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  
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  
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已

**朱註**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  
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



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牆之下恐壓覆也

**朱註**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朱註**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

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此章

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也

**朱註**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



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

求在我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朱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正義章旨朱註

引入不復重刻

**朱註**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

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有所行矣

**朱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言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朱註**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上聲

當自彊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



**朱註** 彊勉彊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彊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朱註**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



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

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朱註**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

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

**朱註**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

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

恥之心

**朱註**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



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

**朱註**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

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

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

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

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

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士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亟數也  
 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  
 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  
 豈可得而臣之者乎此章言王公尊賢以  
 貴下賤樂道忘勢不  
 以富貴動  
 其心者也  
**朱註**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  
 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  
 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好

語皆去聲

宋句踐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

**朱註**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朱註**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樂音洛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朱註**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朱註**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

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朱註**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政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

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

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

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此章言內定常滿器

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寺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

**朱註**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

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

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夫音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

興起以盡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

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



身正其行不陷溺也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

**朱註**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

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  
人欲然不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  
過人甚遠矣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朱註**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上

利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佚道使民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事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生道殺民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此章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朱註**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

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霸者行善卹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

孟子卷七 盡心

十五 皆古雙



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  
**朱註**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  
 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  
 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  
 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  
 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

為之者

殺之而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利之使趨時  
 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  
 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曰遷善  
 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  
 道者也

**朱註**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  
 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



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夫音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

益之者哉

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

志其大者也

**朱註**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



同運竝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朱註**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

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朱註**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



孟子上  
得民心

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

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此章

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

**朱註**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

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朱註**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朱註**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

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

人也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

**朱註**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

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也行去聲

舜耕歷山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

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

然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

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



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此章言聖人潛隱若

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

**朱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

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

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

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

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矣

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朱註**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

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

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上

和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去知

聲疾丑  
刃反

人所以有德行知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

於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

德

**朱註**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

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

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此章言孤

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  
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朱註**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

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

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孟子卷七 盡心

三 卷七 盡心



事君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

**朱註**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

**朱註**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朱註**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



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此章言為悅凡臣社稷股

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

**朱註**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

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

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

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

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

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王天下不與言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

之中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兄弟無故無他故

**朱註**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

**朱註**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朱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

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

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

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君子重言是美之也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

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

**朱註**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

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

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音樂

洛下同

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

**朱註**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朱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朱註**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音晬

粹見音現益烏浪反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益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益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

喻而知也

此章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

**朱註**

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益氣稟清明無物



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

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伯夷大公已說於上篇養老之善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

**朱註**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餼無失其時老者足



孟子上

禾下木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  
本也

**朱註**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

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

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  
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  
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眾鳥不  
羅翔鳳來集  
之類者也

**朱註**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

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  
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管古妻



三子  
上  
皆去  
聲

禾  
下  
木

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  
什一則民富矣

**朱註**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  
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朱註**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則人之門戶求水火

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處反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

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

也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朱註**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

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稽古



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  
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為言

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朱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  
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  
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濶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  
微也

**朱註**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  
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  
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

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此章言能大

志聖道者成其仁也

**朱註**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

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

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朱註**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

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朱註**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此章言好善從



孟子上

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利古也

**朱註**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

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朱註**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以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肯古甚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聲上

墨子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

**朱註**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之性中和而不專一者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輕執中而不

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朱註**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

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



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  
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  
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

皆去聲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

百道也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

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

**朱註**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

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

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

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

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

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



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  
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  
心亦皆有害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心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朱註**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  
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  
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  
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  
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朱註**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



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

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

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

**朱註**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

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

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皆聖賢顯微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

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制音刃與仞同

有為為仁義也九仞雖深而不及泉喻有

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此章言為仁自

已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

**朱註**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



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朱註**：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

**朱註**：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或曰：蓋歎世人莫覺



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  
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  
履之也及其成功一也立霸則假之而已  
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朱註**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  
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  
而不卸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  
之忠見閒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上

和已相

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

**朱註**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言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丑問世之君

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謂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此章言君子正己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

**朱註**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卷七 盡心

卑 旨古慶



堯問士當何事為事者邪

**朱註** 堯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貴也言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朱註**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

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此章言人

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

孟子卷七 盡心

學

皆五婁



**朱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

音嗣

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

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

孟子卷七 盡心

學 嘗古婁



**朱註**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避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問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

而殺人則皋陶如何

**朱註**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皋陶執之耳

**朱註**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

孟子

卷七

盡心

星

稽古樓



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朱註**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

之也

**朱註**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

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為之將何如

**朱註**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孟子卷七 盡心

罟

簞古婁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敝屨不  
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  
之為至貴也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  
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  
道趨將若此孟子  
之言揆聖意者也

**朱註** 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  
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  
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  
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

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  
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  
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  
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音夫

扶與  
平聲

范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



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養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朱註**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

所居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義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

**朱註**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

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眾品者也

**朱註**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

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

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

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朱註**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



將行之也

**朱註**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

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

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

心也

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

**朱註**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

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

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

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

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

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此章言體

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



朱註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

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旣不能三年喪以君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朱註**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

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令欲行其替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朱註**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

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

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



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朱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

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當貴忘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替之故譬以終兄徐徐者也

**朱註**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



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朱註**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朱註**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

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會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朱註**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



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朱註**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獨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朱註**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

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此章言教人之術莫

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者也



**朱註**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

**朱註**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此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

**朱註**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

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

**朱註**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

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

**朱註**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

何也更平聲

公都子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

**朱註**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



焉長上  
聲

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  
長老接已嘗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  
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  
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  
接貴接賢故不答矣此章言學尚虛已師  
誨貴平是以滕更恃  
二孟子弗  
應者也

**朱註**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

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  
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  
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  
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  
皆自安矣

孟子 卷七 盡心

五  
皆自安矣



**朱註**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  
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

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此章言賞

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

**朱註**進銳者用心大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

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  
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臨民以非已

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先親其親戚然後

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此章

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



朱註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  
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  
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  
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  
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者知  
之法聲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物事  
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元  
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

朱註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  
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



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  
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

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  
歎昌悅反

人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  
之禮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  
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  
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

齒決類也

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堯  
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

**朱註**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

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  
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  
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  
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  
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  
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



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  
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  
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  
知務也

孟子卷之七上終

孟子卷之七下

漢 趙 岐 註

宋 朱 熹 集 註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九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  
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



其恩澤也不仁者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朱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取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

焉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



**朱註**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

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朱註**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



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

也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正誅討征伐故不自王命曰無

義戰者也

**朱註**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

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

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 保民人不

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

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朱註**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

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



流春杵故謂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朱註**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

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

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

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

**朱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

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

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

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宋註**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敵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而後

我已說於上篇矣

**朱註**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

聲賁音奔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

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

**朱註**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

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朱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處反

民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朱註**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卷七 盡心

七 嘗与甚



梓匠輪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此章言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

**朱註** 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

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朱註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上飯

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媿烏果反

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此章言隄窮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辨隆聖德所以殊者也



**朱註** 飯食也糗乾脯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

加之知其重也

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

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

**朱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

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

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

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

孟子卷七

盡心

九

管子



**朱註**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

虐之道也 此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

譏之也

**朱註**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

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

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

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

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

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

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

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

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此章言率人之



道躬行爲

首者也

朱註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

能亂其志也此章言務利則必廢德昭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

朱註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

致禍鄭公子染指鼃羹之類是也此章言廉貪相

殊名亦卓異者也



**朱註**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

**朱註**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

**朱註**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

有所不足故也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

為急也



**朱註**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  
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  
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  
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

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此章言王者

之桀紂幽厲雖得  
猶失不為得者也

**朱註**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

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  
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然皆一再  
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  
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卷七

盡心

十三

皆古妻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

**朱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

侯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

**朱註**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朱註**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

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

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

社稷之輕重也

**朱註**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

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

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頑



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

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

尚然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此章言伯夷柳下惠

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敬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朱註**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

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

謂之有道也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朱註**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

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

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

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

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

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

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下

稽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

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

**朱註**重出

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

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

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

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

同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授也

**朱註**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

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貉稽仕者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

孟子卷七 盡心

十七 皆古



如之何也

**朱註**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孟子言當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

**朱註**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曰肆不殄厥愠殄絕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此章言正己信心不虛眾口眾口諛譁大聖所



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

**朱註**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繇之篇也悄悄

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昭不可得也此章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朱註**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



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蹊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閒有閒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

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

心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奮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

**朱註**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信行婁



高子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

**朱註**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 蠡音禮

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鐘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為尚樂也

**朱註**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

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



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  
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

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蚤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其蒙者也

**朱**

言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

車軌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  
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軌迹淺城門惟容一  
車車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日久車多所  
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

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  
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  
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

復扶又反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  
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



孟子下  
和古樓  
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朱註**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

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

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

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

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之

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依陬而怒

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

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

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信古樓



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朱註**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

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岬櫻觸也笑之矣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

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必得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朱註**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齟齬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



謂命也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

**朱註**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

於天道也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



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浩生不害見孟子因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謂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

**朱註**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

**朱註**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

**朱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孟子卷七 盡心

二十七

卷七 盡心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

**朱註**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謂美人美德之人也

**朱註**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

**朱註**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

**朱註**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有聖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

**朱註**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

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

中四者之下也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

以孟子為之壽者也

**朱註**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



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  
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  
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  
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  
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  
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  
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  
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  
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  
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  
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  
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朱註**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  
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



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冒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者也

**朱註**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冒也

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

孟子卷七 盡心

三

管古婁



而父子離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  
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紕鎧甲之縷也粟米  
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君子為  
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  
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  
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  
忘禮義矣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  
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

之道也

**朱註**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

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  
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  
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  
者殃必及身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齊古樓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  
 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  
 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  
 害殃及身也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  
 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  
 茲永無  
 患也  
**朱註**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  
 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  
 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  
 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  
 其必死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孟子答  
 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



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此章言小智自

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

**朱註**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屨扉屨也業織之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

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朱註**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

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

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

孟子 卷七 盡心

三

管古樓



三十一下

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慶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

和古本

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

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

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此意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

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者也

**朱註**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陵匿也言子

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

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

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

孟子卷七 盡心

三十五 曾子婁



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朱註**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

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



不可勝用也穿牆窺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朱註**充滿也穿穿穴窺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窺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朱註**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窺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音餽

亦

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  
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  
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  
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  
無知之人故曰穿窬之類也此章言善恕  
行義充大其

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  
失其藏否比之穿窬之類者也

**朱註**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  
此意也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  
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  
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去施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  
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  
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胷臆  
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  
道存焉

**朱註**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  
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不理

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朱註**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

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



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  
况以妄言失務者也

**朱註**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  
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

**朱註**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

聖人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  
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

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

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

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

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  
並去聲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死者

有德哭者哀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



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朱註**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

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

以待之而已矣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命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

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朱註**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

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

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



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  
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藐

眇音

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  
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  
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朱註**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

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  
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  
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  
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  
我所不為也正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孟子卷七 盡心

聖

信言樓



初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於遊田也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此章言富貴而驕自

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朱註** 榱榑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多欲存焉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眾

此章言清淨寡慾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

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朱註**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



**朱註**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

子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丑復問不食羊棗何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

**朱註**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卷七 盡心

四十五

蒼古樓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朱註**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獯音緝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獯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獯次善者



故思之也

**朱註**不行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猥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朱註**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朱註**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

卷七 盡心

畢

音古樓



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

**朱註**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

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朱註**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

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

**朱註**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

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欲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萬章因問鄉原之惡何如也

**朱註**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



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



故闒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朱註**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獯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

志也闒如掩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章古作子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



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朱註**原亦謹厚之稱孔子以為德之賊故

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朱註**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



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  
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  
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  
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

德也

惡去聲  
莠音有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  
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  
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  
子之所惡也

**朱註**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

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  
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  
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入



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此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

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

**朱註**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



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閒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

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閒變故眾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朱註**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

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辭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朱註**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

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朱註**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閒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

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

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

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此章言大地剖

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

**朱註**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

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



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謚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七下終



